



鲁 夫

# 护 碑 记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护 碑 记

鲁 夫 著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# 护 碑 记

鲁 夫 著

\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87×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4插页 60,000字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9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53 定价：0.4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反映抗日、解放战争时期，洪湖地区的人民群众与日寇、伪军和县保安团的斗争。描写新四军五师赵烈副旅长、村长柳全胜的英雄事迹，表现地下县委书记向大海、假甲长柳小二、区委书记向桂花，围绕保护烈士碑，同敌人进行了多次复杂的激烈斗争，塑造了这些机智勇敢，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。同时，还勾勒出柳大麻子、蒋歪嘴等反面人物的丑恶形象。作品故事生动，文笔清新。

清明节那天，春光和煦，柳枝曼舞。一辆北京牌军用吉普车，沿着洪湖堤坝直奔，行驶到西岸柳家湾，在东头烈士碑前草坪上停车了。

车上下来三个人，头一位是女军人，五十多岁，精神饱满，五角星帽徽闪耀着鲜红的光亮。她，是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柳巧云。接着从车上下来一位老太婆。她白发苍苍，身穿青蓝布服，外披一件草绿色军大衣，脚上的新布鞋，反射着暗淡的青光。这位老太婆，名叫向桂花。最后下车的是位解放军老干部，是刚刚接到离休命令的梁欣师长，他趁着离职的机会，陪同妻子柳巧云，邀约妻子的嫂嫂向桂花一起来扫墓。

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烈士碑，面向湖水，背靠村庄，四周排列着整齐的松柏、杨柳。烈士碑顶端，红星闪亮，碑后的坟墓，象一座小山包，安葬着新四军第五师一百零八名指战员，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。

梁欣师长手捧花圈，轻轻地安放在烈士碑前，他们三人，俯首默哀。这时已到中午，收工的人们赶来不少，跟在后面低头哀思。

默哀毕，梁师长、柳巧云、向桂花同前来参加扫墓活动的人们一一握手。梁师长仔细地观看刻在碑上的烈士姓名，第一名就是赵烈。梁师长说：

“赵副旅长活着的话，现在是六十四岁了。桂花同志，你是他的亲妹妹，你说是吗？”

向桂花沉思地点点头。

他们从第一名烈士看到最后，其中还有向桂花的丈夫柳小海，最后一名叫柳全胜，是柳巧云的爸爸。

“向副专员！”这时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一边喊着一边向烈士碑奔跑过来，紧握向桂花的手，

“大妈，你们来，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？”

向桂花忙揩着眼泪，微笑道：“牛娃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他们不让我打电话！”

“他们是？”

“牛娃，”向桂花指着柳巧云介绍，“她就是你的姑妈柳巧云。”

“姑妈，我小时候见到过你！”

“他，”向桂花指着梁师长，“是你姑爹梁欣

同志！”

“听我爸爸讲到过，只是没有见过面！”

“我也听说过！”梁师长握着牛娃的手说，“你还爱拾野鸡蛋吗？”

梁师长的一句逗趣话，引起大家哈哈笑。

“牛娃现在是公社党委书记，忙得很呢！”向桂花向梁师长说着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牛娃，“我的侄媳妇腊梅呢？”

“她到县里学习去了。你们既然来了，就应住上几天！”

“书记同志，那可不行。今天，我要把你大妈送回地区医院。”梁师长笑道。

向桂花在十年动乱中，被迫害坐了七年牢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才放出来，恢复了党籍，恢复了工作，不幸身患不治之症。

牛娃说：“那一定得吃了午饭再走。”

这时，又来了一些青少年，把烈士碑团团围住，硬要他们讲讲烈士碑的故事。

梁师长望着向桂花微笑道：“桂花同志，你是保护烈士碑的主要人物，你讲讲吧！”

“梁师长的决定，我服从！”

“好——”大家鼓掌欢迎。

“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”梁师长主动介绍，“我们洪湖，是鄂豫边区南面的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。这柳家湾，地处湖西，是洪湖根据地的最前哨。从柳家湾向西南走，是监利县城。向西城，是江陵县普济观镇。两地距柳家湾都不过五六十华里。那时，潜江、江陵、监利这一带，都驻扎着日本侵略军和皇协军。湖东的新堤、峰口，也是日军的据点。江陵以西以北地区，有国民党重兵把守。国民党顽固派，从江陵北部地区，不时地侵袭沙市东北地区，连普济观也常遭日本侵略军和顽固派军队的蹂躏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一九四三年春天，赵副旅长奉命，率领我们团，进入柳家湾一带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，并为我军以后渡江，开辟华容桃花山根据地作准备，这就是我团当时的战略任务。”梁师长简单地介绍之后说，“向桂花同志，该轮到你讲啦！”

“从哪里讲起呢？”向桂花抹抹白发，思忖着。

“就从赵烈讲起吧！”梁师长指着烈士碑上的第一个名字说。

“好吧，就从我哥哥讲起。”向桂花点了点头。



一九四三年九月，秋高气爽，金黄色稻谷遍地香。赵副旅长、梁欣副团长和村长柳全胜在柳家湾正帮助群众抢割稻子。柳全胜见赵烈手脚利索，割的又快、又干净，他直起腰逗趣道：“赵烈呀，你这么年轻、能干，我们湾里大姑娘都盯着你，你看哪一个中你的意呢？”

割稻子的姑娘们一听，都抬头哈哈大笑起来。

赵烈直起腰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，诙谐地笑道：“这里的姑娘都是仙女下凡，个个不错！”

“嗨，你都要娶？那可不行！”柳全胜摸一下胡子，故作神秘。

“我们缺少女同志，至少需要六名当护士！”

这一下子戳破了秘密，姑娘们都争着：“我去！”“我去！”“我也要去！”就这样，柳家湾有三名姑娘参了军，其中有柳全胜的幺姑娘柳巧云。那时，柳巧云才十八岁。

在抢割稻子的一天，有一个矮个子的人，鬼鬼祟祟地爬上湖堤，见稻田里一片欢笑声，只气得咬牙切齿，后悔没有划燃一根火柴，统统烧掉这些黄澄澄的稻谷。眼看这到手的粮食，在抗日民主政府

减租减息的政策下，几乎有一半不进他家的粮仓，心里象老鼠在咬，疼痛难忍。一见新四军，就想起他爷爷挨过柳全胜的斗争，被红军杀掉的仇恨。

突然，这矮小子发现湖边有一条小船，船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他嘿嘿地狞笑一声，急忙溜下堤坡，连衣服没脱就悄悄地下了湖。

小船上那个女孩，叫丁腊梅，是柳家湾大地主柳大麻子的穷佃户丁成功的独孙女。这个女孩说来可怜，四岁时，她的爹妈被柳大麻子陷害了，连尸体都没有找着，亏了丁成功老头，一口野菜一把泪把她拉扯到九岁，成了老人的命根子。那个男孩，十一岁，小名叫牛娃，是村长柳全胜的侄孙子。牛娃的爹妈柳小二、王冬梅下田割稻子去了，他邀约腊梅，一起跑到湖边玩，恰巧湖边靠着一条小船，两个孩子就跳上船，慢慢地划着。当他们正玩的高兴时，突然船一歪，船底朝了天，腊梅和牛娃一声惊叫，一起落入湖水中。

这时候，向桂花给公爹柳全胜和哥哥赵烈送罢了开水往回转，刚刚上湖堤，忽然听到湖上有响声，抬头一望，只见两个小伢落水了。她大声呼叫：“救小伢呀！救小伢呀！”

人们听到呼救声，纷纷奔向湖堤。

赵副旅长边跑边喊：“警卫员，快叫卫生队长来！”他冲在人群的最前面，飞奔上湖堤，连军衣也来不及脱，就纵身跳入水中，紧接着梁副团长和战士们也纷纷下水，争先恐后游向小船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赵烈露出水面，两只手各托一个孩子。这两个孩子已不省人事了。

丁成功看见孙女腊梅，顿时嚎啕痛哭。牛娃的爹妈柳小二、王冬梅也泣不成声。

赵烈摸了摸两个孩子的脉搏，听了听心脏，脉搏、心脏还在微弱跳动。他眉头一展，安慰道：

“大家放心，孩子还活着！”

这时，柳全胜陪着卫生队长赶来了。卫生队长喘了口气，戴上听诊器，迅速地听了两个孩子的心脏，立即动手倒出两个孩子腹部的水。赵烈熟练地担当起卫生队长的助手，协助他对两个孩子进行人工呼吸。

牛娃慢慢地睁开双眼，莫名其妙地望着周围的人群。

赵烈轻轻掰开腊梅的嘴，发现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堵住。他卧下身子，把嘴伸进腊梅嘴里，用劲地猛一吸，一口痰从赵烈口中吐出。只听“哇”地一声叫，腊梅哭了。

“活了，都救活了！”人们欢笑着，丁成功老头、牛娃的爹妈，眼里含着喜悦和感激的泪花。

“报告，电报！”赵烈救活了两个孩子，心情格外轻松，脱下湿淋淋的上衣使劲拧着，旅部通讯员骑着马飞奔而来。

赵烈看完电报，立即命令：“紧急集合，准备出发！”

“是！”通讯员回答着。

赵烈握着柳全胜的手嘱咐道：“顽固派要来抢粮，我们要尽快发动群众抢割、抢收、抢藏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翻船的事件，很可能是敌人的阴谋。”

“我们会查清的！”

晚饭后，天已黑尽了，向桂花来到柳小二的家。

柳小二外出了，王冬梅正在油灯下做针线活。她一见向桂花，就埋怨起来：“大嫂，牛娃落水，他爹也不问一问，吃完饭就象野鸭子一样飞了！”

向桂花微笑着说：“小二兄弟到我家去了，和你大哥、全胜叔在商量什么事情。他们为大伙操心，家里的事我们就多做些。”

“你有个好性子，我可不干。大嫂子，他呀，不知忙些什么事，连说句知心话的工夫也没有！”

“人家蛮疼你嘛！我不信。”向桂花说笑着。她话题一转，问起牛娃的事，“牛娃会水，怎么也淹了呢？”

“牛娃说，有水鬼按住他游不动，多亏你哥哥救了他。”王冬梅拨了拨灯芯，问道，“赵烈是你亲哥哥，为什么你姓向呢？”

向桂花沉思片刻，便讲述了那段悲惨的往事。

那是一九三四年深秋，阴雨连绵，荷叶枯黄，红军撤离洪湖，人心惶惶不安。

向桂花的母亲，牵着十二岁的桂花，在大路边等候着当红军的亲人，自己的丈夫和儿子。

红军战士怀着离别家乡之情，默默地从母亲身边走过。

一位年轻的指挥员，骑着枣红色的骏马，一眼瞧见桂花的母亲，迅速翻身下马，叫道：“孩子她妈！”

“孩子她爹，你们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桂花的母亲说着，突然低声哭泣起来。

“孩子她妈，别影响战士们的情绪。昨天跟你讲好了，不要来送嘛！”

“我昨夜赶做了一双布鞋，你交给烈儿吧。他在哪里？”

“天不亮就出发了！”

“爹，我也跟你走！”桂花拉着爸爸的手嚷着。

“你太小，等两年我来接你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！”桂花噘着嘴，吵着要跟红军走。

“桂花，你爹出远门，快放手，让他走吧！”

“好孩子，你今后跟妈妈姓向，不要跟我姓赵了。在家，要好好听妈妈的话！”

桂花点点头，松开了爸爸的手。

红军撤走了，白匪军蜂拥而来，百里江湖火光一片，烧红了半边天。红军在时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香飘百里。现在湖面上，浮尸累累，臭气冲天。

害人精柳大麻子，跟着白匪军的屁股，在一个深夜，闯进柳家湾，包围了整个湾子，挨家挨户搜捉红军家属，把人们带到湖岸边。

匪徒们举着火把，端着步枪，握着大刀，杀气腾腾，孩子们被吓得又是哭又是喊。

年幼的桂花，不哭也不叫，紧紧抓住妈妈的手，偎依着妈妈，低头不语。

柳大麻子走了过来，用凶狠的眼光，直逼着桂

花的妈妈：“是你呀团长夫人！你怎么没跟丈夫走呢？”

柳大麻子呲牙咧嘴，上前一把抓住桂花，嚎叫道：“来人啦！”

两个匪徒抓住了桂花的妈妈，桂花大哭大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桂花的妈妈被匪徒们的大刀挡住了。她怒喊着：“不许伤害我的小伢，要杀就杀我！”

“你想死？没那么便宜。你的丈夫杀死了我的父亲，可我并不想就这样杀死你，更不想杀死你的小伢！”柳大麻子狞笑着说，“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，喊一声打倒共产党，打倒贺胡子，我就不记前仇，放了你们母女。”

人们沉默了，都眼睁睁地瞪着桂花的妈妈，只见她昂首挺胸，面对柳大麻子大吼一声：“你们这些坏蛋，别做梦！”

柳大麻子恶狠狠地命令道：“丢到湖里去！”

两个匪徒拉起年幼的桂花，向湖里猛一抛。

人们被激怒了，高呼：“打死柳大麻子！打死柳大麻子！”

柳大麻子命令匪徒们散开，预先埋伏在湖堤上的两挺机枪响了，人们倒在血泊里，在大人们掩护

下未打死的奶伢，也被匪徒们用刺刀捅死。

乌云滚滚，大雨倾盆而下。

桂花被柳全胜救了。原来柳全胜在柳大麻子进柳家湾的时候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藏入湖里的芦苇中的。柳全胜的大孩柳小海，已满十五岁，他紧紧抱着妹妹柳巧云，桂花紧紧抱住柳全胜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枪弹象雨点似的飞来，柳全胜的妻子，不幸被流弹打中倒在湖中。

柳全胜两手抱着两个女孩子，等敌人回柳家湾之后，才悄悄地爬上湖岸。上岸时回头一看，妻子没有跟上来。他把两个孩子放在地上，低声地呼唤着：“小海他妈！小海他妈！”

狂风呼啸声，波涛拍岸声，犹在他耳边轰鸣，没有妻子的回答。

“你们别动，我就来！”柳全胜低声嘱咐孩子们，转身钻进芦苇里，去寻找妻子。

他找到原来躲藏的地方，用手摸，用脚探，可怎么也找不着，她的尸体已经被水卷走了。

柳全胜怀着凄楚的心情，含着悲伤的眼泪，只好又上了岸。

“我要妈妈！”柳巧云哭喊着。



柳全胜赶紧捂住柳巧云的嘴，“别喊！”他望了望四周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才低声嘱咐道，“白狗子在这里，别哭，别喊！”

年幼的巧云低声问：“妈妈呢？”

“她——”柳全胜难过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妈妈呢？”巧云又问。

柳全胜悲痛地对孩子们说：“妈妈走了！从今以后，我们都姓向，心向红军，心向共产党！”

## 二

丁腊梅、牛娃落水的事，在柳家湾议论纷纷，柳大麻子闻风心烦意乱，尤其是新四军紧急集合的号声，使他心惊肉跳。

新四军来到柳家湾一带连续打了几个胜仗，逼得日本鬼子龟缩监利城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也不敢轻易越过普济观。群众起来了，新四军稳住脚跟了。柳大麻子发现赵烈带来的队伍，有一股从监利城附近东面渡过长江，进入了湖南华容桃花山。他的柳家湾，却变成了桃花山与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联系的必经之道和歇脚点。

这种形势的发展，引起了柳大麻子的焦急和忧虑，如果洪湖的共产党、新四军，北靠襄南、南托